# 竹巖集

# 竹巖集卷八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 序

### 送廣東布政使陳公致仕序

成化二年春四海臣工各以其職覲于京師　皇上命吏部都察院考其有廉慎之行強敏之才衆皆以爲賢者留之其不然者皆斥去之蓋繇三載考職之

典嚴勸懲之方將以興治保邦於無窮追繼勳華之跡於數千百年之上也廣東左布政使漳浦陳公實以賢留當復任公上疏乞休致于家　詔吏部議吏部察公去意甚懇乃爲覆奏得　俞旨公即戒行李其門人兵科給事中吳道本請予言送之公舉正統丙辰進士擢爲户部主事戊辰陞吏部考功郎中天順丁丑以大臣論薦陞廣東左布政使自拜官逮今二十餘年廉懋之聲久而益著而公自處謙厚未嘗以所能侈于容信賢者矣以賢而留蓋所謂興治保邦者實有望於公之助也公何爲其遽去哉豈以古

人有挂冠毀卓絕世以爲高而慕法之歟蓋君子之進退貴於爲世重也方人心屬望之時脫然辭去無所累也孰不欲挽而留之留而不得則必思之君子之爲人至於有足思焉可謂重矣於是凡在留者皆謂未能如公之早退益思修治其職以免戀祿尸位之譏其不去者亦謂不能如公之有遺思奮修晚節以補前時可愧之失而鄉郡之士又皆相慶以爲有所考德問業而興起焉則與治保邦之道是亦有所助也此公所以去也使去而無助而但以絕世爲高公豈爲之哉余樂褒人之善故序公去留大節有裨

於世道者爲天下言之若夫知止無辱知足不殆但縏於一身之私者不復云也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兵部尚書懃菴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五上　上始賜俞允且謂病已當復來　命下薦紳大夫共惜其去而其中有爲　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之尤深海內之士遊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頌其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孺子聞公去亦皆齎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憸邪怪巧之徒爲公所摧斥奄𢘅側目思欲起

而不能者則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沮哉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巳未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輙言事無所顧避風釆英英動人巳巳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奸誤國之罪人擊死餘黨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遂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荆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爲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爲經久之計景泰庚午奉　命往淮陽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絶國用足而民不

撥淮徐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
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
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與棺瘞骨於野
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　朝廷聞民饑遣使助公理
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
之績也　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
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及還朝　上念其
功陞爲右副都御史仍蒞淮陽又上疏陳致治係邦
二十事其言多諷權貴人　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

貴人陰巾其事罷歸里居無懟色悉謝絕賓友閉戶讀書時出展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參贊軍機寇平復奉 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迎候水次歡聲徹達邇比就節衆擁入羅拜歌呼連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為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奸佞思欲修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究心屢至忘寢食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寧為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於懷所謂頹嵩岱而不能壓者故其去

也君子以爲憂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　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一二瓌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願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爲送行序

送司訓盧守道先生致仕序

正統間　詔起盧先生傳於莆水南將署以州縣之職非其所好辭不就居一廬僅蔽風日與弟守初恭壽毋爲歡若將終身焉既而有薦爲教官者乃嘆曰

州縣徒勞人以教為職日從事於俎豆之間是所願
矣遂起應　詔愛福州之懷安訓導於是弟守初亦
舉鄉試得教諭任吉安之泰和蓋兄弟自少嘗問學
其父知縣公又嚴啓導之材器夙成使之居樂階負
大任蓋綽有餘裕者而乃冲默自處益篤學以求造
詣之深而以儒為名以教為事非斯人不可也先生
在懷安餘七載以母喪去服闋改任廣州之增城兩
庠少俊熏其德而良循其矩度而正聽其言有章而
進於文掇科而仕多磊磊明明稱為一世偉才識者
皆謂先生教有成當旦夕膺顯擢而先生以九載滿

秩輒懇懇辭老去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輕利祿重名節又吾莆先輩相高之遺風也比有　朝使自閩覲風歸爲予言莆何多致仕官出則冠蓋塞途且又年皆未老知止不殆此俗他處所鮮有又累累言於薦紳大夫相與嘉嘆以爲賢余聞之亦與有華耀焉先生循天之道年未七十棄利祿如棄唾涕無絲髮顧惜意窟宅山水與雲月相爲先輩之遺風不落莫矣未知繼自今以往者爲何如余故序之以張先生之歸且以示勸云

贈司訓吳君繼學序

同舍友吳君繼學性樸茂讀書能勤發而爲詞章元夫鉅儒咸賞異之景泰癸酉試鄉闈有名兩試春闈俱列乙榜拜黃州羅田司訓去繼學家世以儒顯其伯父彥賓舉鄉魁登進士第爲禮部主事父與賢亦發解爲南海司訓陞即墨教諭咸以文行聞于人其淵源之遠所以陶德瀰暢詞枝者固與鬪左驂典之人大不相侔矣今春予忝校文意得士如繼學者不啻縣黎夜光之珍足爲科目增重愧予鑒別不精而偶失之豈直負　朝廷之任使而又負天下之士也既出院見繼學不能無慚色而繼學怡然笑凝然無

所動於中且謝曰有命者存利鈍非所計也予每讀裴行儉傳至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必反覆誦之以爲名言因而陰考諸古計諸今則知夫文藝之優者常多器識之弘者常少也若繼學於二者能兼之其致遠亦何難哉繼學行矣異日湖湘之間有昂然起翩翩焉而來者必繼學矣

## 送陳君貴爵赴雅州學正序

陳爲莆仕族而最顯者自宋丞相魏國公俊卿始貴爵君爲丞相之裔孫自以爲傳序之遠務讀書飭行以不落其世在郡庠時累應鄉試俱北然其志不以

哽咽而止聱蚤夜益進力於學弗輟也遊南京太學餘十年當以序進得官於郡縣適　詔下起太學之老成端謹者任學官君遂棄郡縣之職欣然應　詔以來試于　內廷擢優等第五人拜蜀之雅州學正其姻舊戶部主事宋君惟濤徵予言送之予惟郡縣司政也學官司教也政與教爲治之不可偏廢也然二者非一人所能兼　國家於是各設官以司之位雖不同其責同也貴爵君去政而就教何耶蓋郡縣之職用心於簿書期會之間膠膠擾擾或至廢寢食而教官進退從容日與諸生講說經書以發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或臨風月挹光霽悠然於自得之天以彼踰此果孰勞而孰逸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夫爲政之失不過害於事而已若教化則人心風俗係焉豈可任之非其人哉由此而言則教重而政輕可知矣君擇其重者而任之其意非可以淺近度也昔文翁興學校於蜀郡雅州蜀境也君之行余將觀其爲郡不待有文翁者學校其大興乎

送福建按察使張君序

涞水張君騰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予愛其清儉簡默內剛而外和論事詳其大而略其細於世之物他

人所競好者君未嘗有所抗動其中蓋基憲之良者也屢出按大藩郡邑吏有暴力者聞風銷軟而窮幽隱伏顛踣困頓之民咸欣欣然起立懷其惠不能忘天順初抗疏劾權貴人言甚剴切權貴人懼陰中傷以奇禍謫戍窮荒瘴癘之鄉人皆惜其寃而君意豁如也　今上即位以臺諫之言復君御史於是公道彰明士類增氣而君益感奮厲節以報朝廷之盛恩去年冬福建按察使馬君負圖起爲南京大理寺卿

上命大臣論薦其屬之賢者代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以君爲言衆翕然曰是在　先帝時嘗直言

者宜擢遂疏其名以聞 上鑒疏曰是嘗直言於我
皇考者擢之實宜及 命下閩之薦紳則又曰有
直言者必有惠政吾人何其幸哉乃偕來請予言送
之君之飭身蒞事皆無愧於心延譽於中外予尚何
言哉然予竊有告焉福建去京師幾八千里其地僻
遠其民多士農其山海之利取之可以自足習於家
行於閭巷而逮及於州黨多禮讓儉質之風訟於公
庭者官能斷以義即解而退或官有所誅求至凍餓
亦無甚怨言而言者惟士大夫是是非非之公耳是
其民俗之厚視他藩蓋易治也古之君子爲政者固

愼其難而亦不忽其易苟遇其易者而遽忽之其有不僨敗者能幾何哉君行愼勿忽其易而益愼脩以厚吾民則廷臣之論薦與　聖天子之委任庶乎爲無負矣而君向時延聞之譽尚亦永有終哉

送莆田知縣張君序

莆之爲邑僅百里自城闉之近以至窮山僻海之遠自世家宦族之顯以至閭左細毗之微其子孫多謹約而知學學成而仕者皆能愼重名節遺風烈於其鄉以興起後人或不能學者則務稼圃節衣儉食以自足於賈之可以豐財工技之可以施智巧者皆無

所役於其心故其俗重義輕利閭巷少爭鬬之聲而爲令者亦無所用其才能熙熙然與民相忘於無事之天古謂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信然矣近歲涖吾邑者不能因俗爲治往往務更張矜小智眩是非以遂其私久而民不能勝始有呼怨爭訟以拂其令則艴然怒曰何此邦之難治哉甚矣其誣吾民也夫君子爲政苟遇盤根錯節之地其民果難治也猶當訓諭而振德之使歸於善況風良俗厚如吾邑者乃不能綏以善政而反加以難治之名可歎哉張君肅浙江諸暨人其上世有日萬和者天性孝友親

沒廬墓二十年有芝草醴泉之祥　詔旌其門自是子孫相繼登宦籍皆耀聲績於世君承其緒讀書學爲文以春秋領鄉薦會試累不中第益勵學未嘗有怨尤今自太學出爲吾莆令吾知其必能行所無事以雪吾民難治之誣也遂書以送之而薦紳之能言者咸繼以詩

送陳李二生還金華序

去歲予以省親歸浙有二生陳善李俊裹氈束書來從遊余謝不敏而二生懇懇焉有戚容且言曰生謝父母兄弟與鄉邦之人山行水涉冒霜露觸虺蛇

而來不少驚怛者以有先生也先生能勿麾焉生之幸大矣乃居以旁近之佛舍以静可專業也二生晨起飭衣冠執經問難退而對坐一室相反覆切磋至丙夜乃輟可謂篤志善學者也惜乎才非行秘書不能爲果獵之酬對有負二生多矣頃以還朝之趣與二生處不四三月又將爲別則二生之志卒不能酬而余之去二生不能不耿耿也將行盡出所聞爲之言曰道載於書而讀書所以明道也志於道者視功名若唾洟頃富貴耶二生讀書果志於道則其進如川之不已也因而取功名圖富貴豈予之所敢知哉

二生行矣抵家拜父母問安否外出而見鄉邦之人有可與進者以予言語之其毋隱

送馬生歸德州序

德州馬生瑄嘗以所學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遂北走千里從予學于京師僦一屋尋丈許坐無氈食無兼豆旦暮候予問咨問疑難夜則懸一燈披卷據案牀誦聲琅琅達曙不寢予意其家素寒窶故厲志如是以務學也戶部員外郎苗勢遠與生同鄉爲余言其家以貲著然不特此爲豪子弟無大小皆就書業過人惴惴執禮虔鄉之豪者或訾笑之不改也若生

又其中之特起者願先生卒教之以成其志余惟世有千金之產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其子弟華冠服馳騁騎射孰知務學卒而貲產耗落衣不煖食不克有顑頷可憐之色雖悔晩矣今馬生出富家深為此懼伈伈焉去紈綺之習以就文儒之風攻苦茹淡不遂其志不止顧寸廢學久矣不能出豨獲為生之資所恃者生有美質而又能勤其合有司何難哉雖然德以克諸內文以華諸身君子之學務此而已合不合蓋未暇計也生別父母久治裝將歸故寸述所聞俾持以為父母壽且告夫鄉之豪子弟云

送湖廣僉憲黃君廷儀序

黃君廷儀爲南安教授德卿先生之子浙江叅政廷承君之從弟也以名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鄉薦紳士咸謂予與君交最故宜有言於其行予少時嘗與君同遊城東鄭梅所先生之門時君學舉子業出語已驚人予每資之以勵不及既而並克邑庠弟子員交益密余取科名登　朝著屢爲君先天遐水悠嘗以不獲請益於君爲恨及君舉進士方喜旦暮相歡又輒去南京爲御史自是南北暌違餘十年其間雖屢有幸會率匆遽而別不能盡寫契濶之情獨在

應天府主考鄉試時君爲監試官得聚圍爲稍久文皆愼於所事雖間置酒勸酢以休煩勞亦不能傾倒以相樂也然君子之所取以樂者不干外而于內不干小而于大行克於已文采燁然外舒有官守焉思效其職有言責焉思盡其所當言使勛業著於一時而聲光被及於後世此其爲樂者內也大也余方與君勉而從事於此爲変道之光若夫握手晤言謌謌然叙離合於杯酒之間特樂之外且小者耳何暇計哉君今涖湖廣其地之大足以博施其所持之柄足以奔走郡縣百司之吏其長山大川蓊然而深秀浩

然而奔放萬里者足以發人之才弘人之量則君之勛名事業可坐而就矣其中之所樂寧有涯哉愧予蹇昧不能策厲而進常自以爲憂將俟君休聲之至而樂君之所樂也故爲言以送之

和氏族譜序

和氏有家於陵川久矣初居池下族大以蕃累累有顯仕者然舊譜遺失莫能詳也在宋時諱思溫自池下徙居石類之陽生居敬居敬生璧璧生中立中立生好古　國朝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廣平教諭好古生琦永樂乙酉得雋鄉闈會試中副榜爲房山訓導

改任河陰久而陞襄陵王教諭輔導有方爲君子所稱許今致仕歸里居讀書不廢後生晚輩考德問業者沓至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陞浙江僉憲維其子也僉憲嘗因父志倣蘓老泉之譜爲和氏族譜譜成以予爲其同年徵一言爲序嗚呼族之顯晦不專繫乎富貴貧賤也苟位極乎公侯貲雄於鄉里一時庸俗之人固相與誇詫爲顯族子孫矣然其子孫不善繼守隨以落莫則夫赫赫以顯著能保其不昧昧而晦耶然則何如能使之常顯而不晦魯叔孫穆子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和氏自思温公以來

皆篤厚恭謹無一辱先者教諭教授二公及僉憲相繼以優學入仕其文章事業並有聞于時視叔孫穆子之言蓋無媿矣和氏之顯其有窮乎雖然晉欒書之德非不盛也而黶以汰虐繼之竟仆其家由是而知世族大家雖由祖宗之賢有以啟之尤貴乎子孫之善繼也爲和氏後來者尚益勉之哉愼毋爲欒黶斯譜之羞也

## 句容曹氏族譜後序

予觀諸曹之譜盡祖振鐸振鐸爲周文王第十三子封於曹子孫因以爲氏傳世既遠族派繁衍其間以

改姓以冐姓以他姓爲後亂其族者多矣祖振鐸其可信哉司馬氏作史記時諸國譜牒無存然燕世家召公九世至惠侯已失其傳次名謚況自周至今餘二千載而欲一一譜其世傳其名亦難已譜貴傳信遠不必強附異不必強合也歐陽譜書景達爲始蘇譜書味道爲始豈景達味道之上無可書者以附遠合異爲可耻也故二家之譜確乎爲傳信之書可以爲修家譜者之法矣句容之曹多賢子孫予所及見者南京吏部尚書公子宜福建按察司僉事廷章中書舍人廷瑞也尚書公慨舊譜不傳閱閱焉更作新

譜書其所可知者以十五朝奉爲第一世不附遠不合異脈歐蘓二譜蓋無媿也譜之總圖以世爲譜以人爲緯從之則某父子也祖孫曾玄也衡之則某某昆弟也再從三從也一本衆支昭如示諸掌將使後之子孫知尊祖睦族爲斯譜之光也此向書公之志也譜豈徒作哉廷章別錄一譜隨所至持以自隨蓋能志公之志爲可嘉也故爲序之

送林廷榮赴南和教諭序

莆邑之林稱著姓居姑青塘上者爲唐司馬萍公之後傳十一世封承奉郎賜緋衣銀魚四年公益以義

善振其家迄今五六百年子孫益盛多讀書爲賢士有號耕讀老人者博洽經史高世不混出遊適意嘯輒拂琴彈古調不爲流俗靡靡之音篤教諸子皆賢而有文次子廷榮君遊邑庠舉鄉試有名隨計來都下人咸謂如君之逸才可以談笑取進士矣然而會試僅列副榜當得教官人又謂逸才如君退而益勵學以俟再舉則進士終可期矣卞和之璞使一獻而止孰知其爲眞玉也哉君怡然笑以爲有命存焉遂受順德府南和教諭以去鄉友楊君朝珍需予言送之夫進士固　國家重選而教官之任亦不輕故近

歲罷薦舉專用副榜之士爲之及其教有成績則又拍擢大用之皆所以重其職也蓋教官雖非崇秩而所任者道也以道爲任而樂於受職豈苟爲祿仕者哉知　上之所重而重之也君行矣與時教化修明秀彥彙進則施師點之賜對賈黌之枝書君將不能辭矣然君所重者道未嘗有志於崇榮而余必以是爲望者蓋以國家褒賢勸功之典所必至也亦將示夫凡司教者使知勸云

賀楊氏子加冠序

少司徒關西楊公有三環特子長時暢次某次某時

暢年十七公既自命以字曰知休而又禮賓爲之冠其三加訓辭悉遵文公家禮禮成識者咸謂君知古且亟知休之成人也來需予言爲賀古者生子三月而名既長而冠冠必以禮蓋愛而教之也世人之於子也方盛長之年加一冠於其首而衣以華睆之衣語人曰吾子成人矣聚隣里親故盛爲供具而飲飲酣歌呼笑樂視古禮不知爲何物其子之賢不肖漫不加意謂之愛子可乎間有欲復古而考其禮者則衆相與竊笑之甚而譏呰之其有毅然不因之中止者鮮矣蓋積習之風難變孤特之情易搖惜哉公性

方介不隨俗浮沉視事之隙輒覩經史凡制度儀文無不攷中於禮而況冠爲禮之大乎攷而有得不擅爲已長即以告諸知學者而況於其子乎在翰林時累對僚友講三加之禮曰吾將以冠吾子懼不熟也至是行之竊笑者譏訾者舉不之顧曰吾愛吾子教其可止乎若公者真可謂能自拔於流俗矣是宜識者喜而欲賀之也知休尚思盡成人之道以無負公之教愛使人不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而曰肆成人有德吾見繼是而賀之者未已也

竹巖集卷九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序

送南京刑部侍郎廖公序

吉水廖公安止爲人慷慨有大節好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而取其風聲氣烈之尤著者以自期宣德丁未舉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累遷至大理寺少卿其

爲行益脩功益懋蓋稱其位也在景泰間嘗上疏諫易儲事其言甚懇切被箠辱死而復甦謫官陝西羌寧驛方其欲諫也人有力止之者而君以忠義所激毅然不能囘及其謫也人又意其憂悴堙鬱形容枯槁將至於滅性而公排蓬藋爲屋以居烹葵藿而食之取故囊中書諷味至理泰然如平時蓋其學之所至中之所主豈以寵斥流離而或遷哉 英宗皇帝初復寶位也輙召公還舊職仍任南京以旌其忠尋又陞南京禮部侍郎又改刑部 朝廷寵任之意屢加而公感激圖報之心益以至今以三載奏最歸刑

部郎中甯君員外郎王君偕來需予言爲贈夫任而任一職治一事非大有所關係者夙夜勉勉焉盡其力以求至於不廢君子於此與衆人固無異也其或事有係天下之安危言之而不諱任之而不辭衆相與非笑之而不顧至於嬰逆鱗遭譴謫無少懼而悔焉然後知君子之所爲異於衆人而其所至豈易量哉嗚呼若廖公之諫易儲蓋異於衆人者千百世之下垂光於史籍可知矣公歷官幾四十年其施爲之善多可稱頌然求其最著未有若此一事者予故序以送之使人知向往焉而予亦因以自勗也

送鄭大尹序

鄭君思實之爲東莞令也客有過予言曰　國家重進士之科皆天下瓌傑士既舉而用之宜黃門宜御史宜郎署以大宛厥施奈何詘之使就治邑邑不過百里地思實豈百里才耶余應之曰　天子代天應物民庶而事夥欲治而理之詎止乎一人之聰明故析天下爲諸藩藩有重臣攬其事大而於小者或畧也縷析之爲郡郡有守又縷析之爲邑邑有令令於民爲最親民之所欲訴者非大姦元惡豪猾橫頪鮮不之邑而之郡者故有爭訟思令與平有寒餓思令

與濟有劇斂思令與舒猶孺子焉非慈毋罔訴非他人克當其意令之職不亦甚重矣乎近世爲令由他途進者非其才不能任重則爲利欲之軋于中虧政戕民民何不幸而遇此也惟進士知進身之難思以全之知令之職之重欲以勝之且克於才不軋於利蚤夜孜孜焉以父母斯民爲心民何幸而遇此也以民之所幸者　國家寧不使爲之而使民惟不幸耶爲進士者亦何忍不詘就之以爲民之幸歟思實方將思任重於邑以幸乎民邑之民方將幸其得賢父母而交相慶也以予之言豈思實所嫌哉客謝而退

明日予與鄉薦紳追餞思賓于河滸因道其與客言者勉之且勉夫天下之凡爲令者也

送表兄戴君文弘之任序

表兄戴君文弘甫圭山人少有奇操家居喜植花果治蔬圃爲樂構一軒灌木之陰日與兄文耀談論古今人物賢否反而攷諸身惟恐爲不善之歸性不喜佛老而禪宫道觀以雄特名者多遊其中盖以其有山水之奇可以發吾趣也君初意不欲仕郡將聞其才辟之乃不得已起趨事藩司久而升名吏部以年勞得官去宰會稽東關驛予少與君同讀書日上下

追逐心甚適也既而予仕于　朝餘十載雖其間稍
嘗兩至京邸執盃酒爲歡然席未及煖而驪駒已在
門矣適以勤單車遠寓之懷也茲而相處幾兩載日
以談詩鼓琴爲事間又連騎出城尋幽絕處班荊坐
亹亹作清語竟日始歸夜則對牀聽雨怡然忘其爲
久客人也某自計於心曰如是而能不去以終吾歸
老之日其樂可勝道哉顧以君有必去之命而予欲
强而留之不可得也予聞會稽多佳山水又多文人
韻士生於其間君去而與遊將必有甚樂焉樂山水
而忘遠道之别亦恒情也君果能不余忘乎則中之

所樂發於聲而爲詩者幸以寄我

送李景淵知潞州序

鄰縣李君景淵自太學拜潞州知州其友大理寺丞董君某請予言爲贈予叨食於官方自咎之不暇而暇爲人言乎況未同而言昔人以爲媿而予與景淵未嘗相識尤不宜強有言也董君之請不置乃爲之言曰凡奉 天子命出吏于土者比至疆閫者傳語相告近而郊遠而牧又遠而垧野提携往來趨候于道左及受代則視之如塗人甚則羣然咻之唯恐其弗亟去也何哉方民之久困催征悴抑無告望救之

殷奚翅執熱之待濯一旦新代者至莫其能施善政
而有以生巳也奈何生之無方而困之滋甚欲民之
不我訧得乎間有欲詔之者幸皆貪祿狎昵之人於
窮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猶父母民猶子
也父母失恩於子子猶離之況官失政於民耶景淵
至潞州使民安也則臥治之而已矣民或困焉嘗早
夜盡瘁施善政以生之毋使民我訧也觀今之人類
喜諛言心竊非之夫求言而欲諛不如勿求與人言
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也故予於景淵
規之如此與時治洽于民聲聞四達尚為好辭頌之

未晚也

送王懷德僉憲序

王君懷德蜀之榮昌人王之門多佳子弟而懷德尤英爽不凡早遊邑庠以書經舉鄉試有名得乙榜拜雲南石屏學正石屏之教事久廢不興興自君始迄九載滿秩進監察御史俾執法以正臺綱人曰懷德儒者也教雖優而或短於法去其所優用其所短欲不顛仆鮮矣先是教官進御史者往往以迂滯廢事爲臺憲之羞故人爲君懼而君居臺憲餘六年持正不向治寃訟無少戾法意累奉　命出按諸藩威行

於吏而利澤及於民聲譽落落響人耳人又曰懷德誠儒者哉治一事不能兼衆長世儒之病也懷德誠儒者哉盖君先世多宦達而其爲人又喜交聞人故於天下事非其家之所素聞則出於外之所習見稱衆中推君爲通才其於政也宜無施而不可矣茲又膺抽擢去爲湖廣僉憲僉憲與御史皆執法之官以御史爲僉憲是猶駕輕車馳熟路神閒意定不見其爲勞也雖然官怠於宦成古人之所戒也夫人之所患者怠而止爾惟不怠而止其進孰禦之哉君僚之長趙公某浙人嘗叅佐閩藩廉愼有爲閩人思之至

今君去而旦暮相與周旋一堂之間將必有裨益矣盖朋友麗澤之資君子所不廢者遂書爲君之官之贈

贈副綱僧玉峰序

郡有僧綱司有都綱副綱皆官也州之僧正邑之僧會暨諸名山之叢林咸隸焉往歲予歸省時嘗遍遊莆之叢林而學佛之徒能脩檢以不墜其教者百無一二其室宇亭館登眺燕賞之處多就頹廢湖山林壑昔賢品題以爲最佳者汙鬬枯悴令人觸目興懷獨囊山一寺猶存舊觀其僧又好儒術學作詩畫

爲可喜者近亦聞其紛更廢弛殊不類往遊日也是葢官非其人不能爲之領袖抑亦其教之盛衰固自有時與鳳山永福禪寺僧玉峰連江里龍溪吳氏子幼聰警過人有才具而性淡泊雅好佛氏之學遂去父母爲僧苦心禁欲能出一頭地於輩流又好與吾儒遊而吾儒亦重其行往往造山扉歌吟笑樂竟日始歸玉峰焚香瀹茗陪從盡誠欲客之久留不厭也大理寺評事張君時釋在泮時嘗寓於其室與玉峰交最好至于今猶不忘則玉峰之爲人可知矣去歲諸叢林之長者以副綱缺員僉舉玉峰補之玉峰方

盛年而爲叢林所推重如此此由是而益勵所學寧不振其道於廢墜之餘哉余因是有所感焉吾儒之道與佛殊途彼之衰宜此之盛而卒未見何也豈學者之志不篤而爲之領袖者亦若彼之非其人歟推數攷時宜盛而不能盛可慨也已玉峰得　朝命還張君求予言爲贈予愛玉峰學佛能暨儒遂重以言且寓所感者以諗吾同儕云

贈兵部郎中吳君天錫序

淳安吳君天錫少聰警學春秋得其予敍之法能品題人爲科舉詞章艱深之題衆所焦思悲吻不能成

者君操筆談笑而就自游邑庠時已有名雖宿學重望者咸驚詫以爲罕得及舉鄉試升于太學學益進才益茂而名益馳余時亦從君於筆硯之伍早暮相追逐於羣豪之中甚相好也既而同登進士第君拜兵部主事以廉慎稱用是遷郎中進階大夫予喜君被擢而於交道爲有光也進賀於其門君曰子賀我耶人之負寵物也輕則逸重則勞我方懼其勞而惴惴焉何以賀爲予爲之言曰君視事之暇理舊學以進新德其負荷於後者將有重於今今之懼將如後者何昔孟子加齊之卿相而不動心君獨不能爲古

人耶雖然君之心未可訾也凡古今天下事未有不成於祇懼而敗於率易也墮淵谷溺風濤皆狂傲之人而戰兢自持者曾有是哉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聖人之所以教我如是如是而學如是而仕孰勞焉而不爲逸也君能操此心而不變焉將見其負重任而遠到也不難矣予以菲才處優閒之地愒玩歲月竊祿無爲嘉君之祇懼爲可進而愧予之怠肆爲自畫也君笑而謝曰　明天子在位賢俊登崇吾儕不可徒自棄也幸相與勉之

贈湖廣叅議曹宗衡序

吏科給事中臨海曹君宗衡少時侍其尊翁宦遊閩中而讀書于莆故今與莆之薦紳多往還而於予爲同年又特厚也兹有湖廣布政司參議之命其同官者偕來言於予曰宗衡予最厚者能不言於其行耶宗衡嗜好書業每旦退直據藜牀披卷對聖賢語亹亹忘寢食倦時策一騎覓勝流清語爲歡過貴寵之門未嘗見其下馬坊巷儇利子遇諸途絕不與言家事廢不治僮隷有以事問輒麾斥使去盖靜重者也靜重者取物不苟御民不煩挾是以往湖湘之民何其幸哉湖湘啓邇雲南貴州廣西方今三處皆戍兵

迭寇盜其餽運之費取自湖湘者累歲矣而又饑饉相仍民不飽煖者十八九以不飽煖之民供餽運之費蓋不勝其煩悴矣於此而有靜重者施善政以安之猶慮蘇民之未能而況貪婪輕肆之輩又從而擾之耶予嘗攷之古史傳所載凡循良之蹟多靜重者所爲因之俯仰長嘆謂今之能靜重者何絕少也於絕少之中而見宗衡則宗衡必能大有所爲以惠湖湘湖湘之民何其幸歟歐陽公有言事患不爲蓋戒夫才足有爲而廢怠者也宗衡行矣能不以廢怠爲心則予日望其好音之至以告諸素所往來者喜交

道爲行光也

恩榮三世圖詩序

莆九牧之林自唐時以鉅族稱其子孫事詩業擢高科以登仕者惟邵州刺史復蔓之後爲最盛　國朝永樂初有曰永傑者爲刺史公二十二世孫以楷書選爲兵部司務歷行在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子克昭登永樂甲辰進士孫貴實登天順甲申進士觀政都察院鄉之薦紳大夫喜其父子祖孫相繼登朝命工繪恩榮三世圖以慶之又各賦詩贊詠其事進士揚君朝珍陳君漢榮持以屬予序于上方自昔貴寵之

家其子孫非性之明學之篤而特立不羣者往往溺於所習以至摧落故父有官而子能繼之者鮮矣父子相繼間亦有之至於孫又能繼之者鮮矣祖孫相繼間亦有之而皆能舉進士馳譽於文翰之林者則又鮮矣若今林氏一門三世接武於朝而貴實父子又皆以進士顯是不獨莆人榮之雖天下之人聞之者亦莫不稱嘆以爲不易得也予竊嘗觀諸天而驗之人又攷林氏之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盖天之眷祐于人而使之貴盛光顯者以有德也德不足而僥倖一時者有矣其能保存於長久乎林氏自刺史公

以儒學忠義著而子孫世篤其行不墜永傑公居官極清貧克昭公自幼在侍稍長晝則辛勤具甘旨爲養入夜引燈讀書三鼓乃就寢至舉進士猶持清苦不少變尋奉　命榮歸卒于家時貴實生未彌月鞠于大父甫六歲而大父亦卒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無托孤寄命之友顛躓狼狽莫甚於此既而貴實崛起於稠衆中如陰崖絕壑偃蹇枯株一旦乘春陽勃然而興鬱然而復茂矣蓋以其刻志勵學能脩世德於中微也貴實繼自今將日被　厚恩蹈顯秩尚推其志以及於民使不失父祖之所傳者則爲家之賢

亂一世之偉人而後來子孫又將襲其餘慶沾被
國恩於無窮豈獨三世而已哉余與貴寶有連姻且
相好故既述世德以褒之而申以祝望之意云

贈福建僉事牟君序

福建按察司僉事牟君公爵爲太學生時與予同舍
君嘗爲予言人不能讀書擢高科取顯位以大施惠
於民使聲譽徹九重之深而勛烈傳千百載之遠非
夫也予最鄉君而奇其言然志於鄙近者多竊笑以
爲迂後君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屢言事不畏權貴
人雖睚眦者多而所持不少變　朝廷以爲賢遂有

僉事之擢其始涖事也嚴明果毅貪吏暴夫皆屏氣然後稍霽威以布寬和之政不旬歲令行如清風惠行如膏雨諸郡民咸相慶以爲幸見太平官府而四方往來賓使多稱其名因之聞於　朝於是嚮之笑者乃大驚曰烈丈夫之不可侮有如是也薦紳大夫亦相與言曰使天下憲司皆若人則刑措而民安矣今年夏君來獻最適　朝廷命卿相公議天下藩憲重臣之賢否而黜陟之予竊謂如君之賢者無幾人必在抽擢之列君亦自許平日盡心於所職使得抽擢蓋無媿也既而吏部但以常例列奏俾復職予乃

悒然不能平者累日豈司政柄者明於他人而獨闇於君乎將以闇之民方於君重愛戴焉不欲遽奪之乎抑時尚奔附而懷耿耿者類多屈藏乎子皆不能知也豈以君之宜大用者將使排風霜歷歲月之久以盡其材乎使其意果出此則君必不久淹於世而愛戴之者不獨闇一方也君歸尚脩職以俟來者

送瑞安知縣邱君赴任序

惟成化戊子自春徂秋四方多以旱災聞 聖天子惻念斯民重罹于咎凶 詔有司大發倉廩以賑恤之既又謂民之休戚惟令之臧否所爲乃召吏部臣

諭之曰予仰荷皇天眷念撫臨億兆民顧茲土宇曠遐以予一人勞于治厥惟艱哉肆用付畀爾內外大小臣工共圖永寧惟邑令於民尤密邇係於治道非輕其愼簡擇之惟仁義是崇惟敬恭是與用茲蒞政惟民之辟俾我民永治于治時乃功其或用否德棼毒我民余則汝罰吏部臣稽首拜手受 命退而相與謀曰 國家立賢無方惟進士之科得人爲盛嘗用以治邑宰能勤撫綏以彰譽於遐邇今茲應 詔亦惟進士是先遂選二十有二人以聞而吾鄉邱君安重與焉 上皆命爲令出蒞于劇邑而安重得溫

郡之瑞安安重囊琴束書以行于征途之郡而為之
言曰君子之仕罔不以治邑為憂抑亦以為樂肆惟
百里疆土民生庶繁曷能皆富或困窮曷能皆良有
弗廸于理茲弗均弗教民乃流亡實惟令之咎令將
弗終厥位其曷能不憂于心昔先正有言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至哉閔念元元之心也惟我人克廸
先猷以敷于今夙夜孜孜圖教養之理俾困窮訖于
富壬慾悉洗滌化于良令乃寧其益務餙修厥躬以
保終我祿位仰而對越于有昊俯無愧心茲之為樂
其曷能踰　國家亦永賴以孚于治以固無疆之丕

甚於戲其敬念之哉安重謝曰飭修厥躬願交勉之

遂再拜抗手而別

送大理寺副王君致仕序

大理寺副廬江王君惟聰年方六十陳疏引疾歸里

居　天子初欲留君顧以貪進之俗方殷有如君者

可以激之遂徇其請　詔有司且復其家以示君臣

相體終始之意其僚好宋君弘濬陳君夢祥皆來徵

予言送之王氏有家於廬江舊矣先世累累有仕者

君少即有志篤紹前休日就書業不廢長遊邑庠屢

試鄉闈俱不售時輩素推服君材者往往先得路去

然樁櫝長材自有定價而談者不敢以售不售妄致優劣於其間也既而升太學業益進才益茂遂拜大理寺左評事進今職在官餘十年按覆罪射悉中法意獄有疑輒就輕典人皆謂徐柱後生輩有若是也則夫進以厚秩以勸乎人者余於君乎有待矣君其勉哉